

官梅閣詩詞集

官梅閣詩詞集

螺陽麟山

何適訪僊著

民國廿一年元月出版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半

代售處

廈門

審美書社



風塵面目水萍身，
肖我無如圖裏人。
我未沒時先有汝，
相看誰假又誰真！

著者自題

乙

李

寶

欣

中

區

頤於

情典

步墳

繆篆



官梅閣詩詞序

序一

輓近版權坐大，割據風騷領土，遂倣然跋扈藝林。調嘶邨謳，謬夸協律；牛腰牧遂，聲抗鸞和，而聾附、而瞽和者，頽聰唐明，況而愈下，舞獼猴於霓羽之宮，鳴鸛鷀於鳳凰之閣，識者喙以鼻，作者且恬然，於虐！此不知櫟古之病也！夫櫟古而亂其真，病尤在贗，勳華雖聖，人自爲之；若奴祁隸嬌，已已自褻，縱曰巽位極軌，其不可立於民治之世也昭昭矣。

邑子何適尊風賞流，爲後來之秀，出其所學玉谿花間集諸作，囑余序而刊之。余語之曰：世之趨新而俚，不如吾子之櫟古而雅也；惟明季滄溟仿唐，降而勦襲，有點竄古人數字，詡爲己作，至爲世詬病者，吾子能反彼所爲，以學玉谿花間，則我不亂彼之真，千秋萬世，皆知有我在，彼讀玉谿花間者，安知不後海而先河也？吾子進途方銳，著作之富，此特其發軔耳。勗之哉！勿以登高臨極之詣，眎此爲泰巔華頂也！則風雅正聲庶幾賴以不墜云。同學螺陽汪煌輝序

序二

民國十四年春，予教授廈門大學，同學何君訪仙，時以所作詩詞見示，近體小令，往往有雋語，未能成格也。二十年秋，予復返廈門，何君來謁，出其稿名曰官梅閣詩詞集者一冊，螺陽汪照陸先生序之，稱其善學義山花間，而無句模字擬之病。將以刊布人間矣。士別三日，刮目以待，造詣之迅，廻越儕輩，而予反以奔走京塵、一無所作。信乎役于利名去風雅日遠也。

義山之作，世或譏其獺祭，不知頓挫沉着，長於諷諭，乃真

能學少陵者，卓然晚唐一大宗，
衍爲西崑，千載未艾、何可誣也。
。花間集穠艷穩秀，極長短錯落
之致。溫韋二家，爲詞人正宗，
雖後來言北宋者，不涉花間一步，
而精巧高麗，豈後世所能及。
詩由義山進窺少陵，極其學力，
備具衆體，然後詩之境始大；詞
由花間遙入南宋，寢饋於白石夢
窓玉田，盡其風格聲調之能事，
然後詞之體乃備。詩與詞，蹊徑
甚微，古今具眼人論之纖悉，何
君將有取於是乎，今日之所成者，
猶大輅之椎輪焉爾。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毛常

序三

同邑何子適，肄中饗後，曾從余弄國故，其學猶有根底。旋遷家鼓浪嶼，求學於英華書院，遂進而入廈門大學，相別八季矣。楮管郵筒，數數往來唱和，其有志於著作者已久，今果裒成卷帙，顏曰官梅閣集。自序詩祖玉谿生，詞祖花間，將排印行世，索余弁言，余見之，喜其學較季孟進，而櫟古中其肯綮。

夫三百篇多長短句，爲詩詞之祖，其時體制猶無分也，自漢以還，名目滋多，體裁各異：詩判樂府、古體、近體；詞分小令

• 中調 • 長調，兩者分道揚鑣，詩以盛唐爲最，詞以北宋爲最，盛唐之詩：青蓮稱仙，摩詰稱佛，昌谷稱鬼，惟工部稱聖兼情爲正宗；北宋之詞：黃九精而刻，長公麗而壯，幼安辨而奇，惟少游情韻兼勝爲正宗。玉谿生生晚唐，與樊川齊名，爲工部後勁者也；花間集爲後蜀趙崇祚采溫庭筠以下十八人，凡五百首，分十卷，開少游先河者也。吾子詩不遽學杜，詞不遽學秦，知所先後矣，以此琢日磨月，其入杜入秦之室也、易易耳。勗之哉！

由詩詞而曲而小說，且進而子、而史、而經，均以次纂述，貢獻於社會，無負所學，是則余所厚望焉！歲丁卯春同學印陶氏杜唐序於鼓浪嶼維正女師範第二樓

序四

詩主盛唐，遂已；而槎枒、而囂鑿、而棘句鉤章，其盛唐矣乎？杜李高岑弗受也。詞宗北宋，夔已；纖焉、浮焉、掇摭焉、釘釘焉、調靡而聲燕焉，其北宋矣乎？蘇黃秦晁弗受也。

今夫善游山者斲于岱，善觀水者斲于海，夫人而知之，然

使不復知匡廬之幽，羅浮之奇，
具區洞庭之浩渺，則亦岱巔一樵
夫，海濱一漁父已矣，謂游觀之
善也何居。

古之善詩而入盛唐奧室者，
李玉溪是也；善詞而啟北宋先河
者，溫飛卿是也，溫李齊名，而
義山集李嬀之；花間集溫弁之，
胥爲沈博絕麗，詩詞巨觀，後世
學者之穀之鵠也。吾友瑋瑕汪子
，騷壇飛將也，有高足何君適，
得二集寢饋以之。手官梅閣詩詞
屬叙于余，余諷之，果善學溫李
者也，爲之不已，其于盛唐北宋

也，奚遐哉！奚艱哉！是鄉游觀善之善者也！

丁卯孟夏世弟張時元叙于鷺門

序五

同學何君，雅好吟咏，誦妍麗之詞，寄綿邈之思，玉谿花間諸集，手自諷誦，申旦不輟，謀篇效誠，往往近似，倘能鍥而不舍，選言務雅，則風騷一綫之微，未嘗不賴之以存也。丁卯夏日郝立權記

序六

三伏炎蒸，孑然寡侶，有不勝其伊鬱者焉；而何子適袖其所

著之官梅閣詩詞至，索余一言以爲序。余識何子久，固不知其能詩若詞，急披卷朗吟，聲琅琅然，伊鬱頓銷，覺舌齒間，字香句韻，始知何子蓋胎息神氣於玉谿花間者，久而且專，故能孕慧心於腕底，如春之盎七，波之鱗鱗，與古人合，而又不盡爲古人囿，何子誠善學古人，而余未能早知何子爲可恨也！

夫情之所感，而聲發焉；跡之所寄，而詞寓焉，彼唾棄舊文藝者，罔解群怨之旨、倚聲之道，雖在感寄，無可據諄；其或自命通人，偶有所作，亦隳詬無節

，皮傳相因，骨格不存，齟齬無當；是惟善於學古者，爲能於古人之風致，擷其芳、擷其腴，而漱澗其英華，吟風風清，鼓宮宮動，斯所感所寄者，發而爲比竹之聲，寓之於謔弄之詞，宋玉景差，可稱別子，金荃蘭畹，無忝嗣音，若何子者，是其人也，然吾猶有進於何子者，何子年華富、學力銳，篇什方滋，邃古殫精，希齊玉軌，則是編爲樞輪之始，孟晉逮群，蘄其從茲勿懈也！
丁卯季夏晦日賀仲禹序於繡鐵盒

自序

余年舞勺，始負笈入塾，四

載六易其師，先君子以適學途屯蹇，欲令改業，適邑中學成立，私往試，獲錄，肄業三期，諸嫂角舌，火食別而家頓窮，遂中輟焉。越三載，家兄自南洋還，命余從杜師學，彊三月，家迫強宗，播遷鷺嶼，業盡落，幾無讀書望，會家兄安斧有所，始得受學於英華書院。院師英漢分授，余則媵究國粹；涉獵經史。坐經濟孔艱，又輟學經年。今獲廁身大學，諸友青盼俟助之也。

世態滄桑，吾生寥落，課餘從事詩詞，聊以遣抒情懷，謏見寡聞，良用自慨。一日經廈書局